



舒 波 等 著

身去和太阳

群 众 出 版 社

我們永遠跟着共產黨走

用金鑲的杯，
我們痛飲過您的仙水。
恩賜的佳節餚！
您來了，您好！

今天我們剛滿八周歲。
我們要用金言玉語，
尽情的歌頌
我們熱愛的黨和政府。

用各族人民
生活富裕的鐵証，
用鋼鐵般的筆尖，
刺向那右派分子的眼睛。

在祖國的懷抱里，

我們过着自由平等的生活。
偉大的共产党啊！
我們永远跟着您走。

我們为了最高的理想，
團結得像兄弟一样。
我們把天山南北，
建設得正如您的想像。

我們偉大的人民，
向更美好的生活前进。
讓社会主义的洪流，
冲死那不共戴天的敌人！

（蒙古族刊載作，富文华譯）

1957.10.5.《新疆日报》

十月一日向右派示威

紅旗漫天飄揚，
隊伍浩蕩前進。
歡騰的節日，
 向右派示威。

北京城發出的禮炮，
 霎時間響遍全國。
千千萬萬人的心臟，
 歡騰興奮同聲跳動。
“萬歲！毛主席萬歲！”
“萬歲！共產黨萬歲！”
人民

 和他們愛戴的黨
 擁抱在一起。

人民

 和自己興旺的國家
 擁抱在一起。

人民

用震天的欢呼，
用衷心的爱戴，
向右派示威。

那鮮紅的旗子上面，
洒着我們亲人的血。
林祥謙的弟兄，
擎着紅旗，
向右派示威。

刘胡兰的姐妹，
擎着紅旗，
向右派示威。

董存瑞的战友，
擎着紅旗，
向右派示威。

一面紅旗

是一句誓言。
不許你們的髒手，
沾污神聖的紅旗。

那随着新国家出现的

千万支高耸云霄的烟囱，
千万里钢铁铺成的道路，
千万条消灭灾难的堤坝，
千万个年年丰收的合作社，
千万家幸福的劳动家庭，
千万件农村妇女的花衣衫，
千万个孩子脸上的笑涡，
向右派示威！

我们的国家

繁荣，强盛。

向右派示威！

那和国家一同站起来的；

当年穿草鞋的人，
当年穿破衣的人，
当年住茅草房的人，
那千千万万的
被榨得骨瘦如柴的人，
受尽了屈辱的人，

今天，

滿臉紅光，

昂首挺胸，

向右派示威！

一條粗壯的胳膊

是一個威嚴的鐵錘。

高高舉起，

向右派示威！

雄壯的隊伍

在歡騰中前進。

整齊的步伐，

像一雙巨人的腳，

把擋路的狐、鼠、豺、狼

踩在腳下。

只聽到幾聲哀鳴，

啾啾吱吱，

消失在

歡騰的巨浪里。

（東之兵作） 1957.10.5.《福建日報》

整風反右歌

共产党领导眉飞揚，
打倒三敌路康庄。
国际地位崇且强，
国家建設尤輝煌。

小资产，和工商，
也知學習为求改造方。
乃有狐鼠輩，
利欲塞衷腸。
或为伪君子，
高談馬列假堂皇。
反党叛国称民主，
造謠曲解写文章。
或为丑恶徒，
营私結党肆猖狂。
毀党毀民号独立，
篡夺领导更荒唐。

害人利己惟私欲，
禍國殃民說短長。
要知黨是百煉能爭戰，
要知群眾眼目自昭彰。
豈容只手掩耳目，
那許鳴放擅披猖。

照妖鏡，顯光芒，
人民力量本無量。
鬥爭說理勝刀槍，
莫教鬼怪潛而藏。
整風改造共奮張，
大家進步毋怠荒。
增加生產國乃昌，
社會主義放豪光，
子孫萬代福無疆。

（胡厥文作） 1957.10.27《解放日報》

給 战 斗 者

——录自东北师大墙报

你是为社会主义而战！
你是为党的利益而战！
你手中的武器是真理，
你的战友共有六万万！

1957.10.6《吉林日报》

炮 手 的 話

——街头詩——

炮彈和我，
一样的性格，
寡言沉默。
但——

有人敢誣蔑，
我們偉大的党；
有人敢破坏，

我們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的炮弹，

就直飞向，

他的头頂，

无情的爆破。

(孟翔作) 1957.10.6《蒙古日报》

你！

——录自东北师大墙报

你！

三分的批判，

七分的可怜；

表面的愤怒，

心里的留恋！

阿 弥 陀 佛

不右也不左，

没功也无过，
人人见面笑嘻嘻，
好事坏事都没我。
——阿弥陀佛！

1957.10.6《吉林日报》

为 什 么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
大战方酣。

为什么？

你冷眼旁观。

进步和倒退，

谁好谁坏；

真理和谬论，

谁是是非。

为什么？

你好坏不分，

是非不明。

莫非是你耳目不灵；

莫非是你麻木不仁。

(藍 天作) 1957.10.11《辽宁日报》

目 的

开大会、开小会，

无非要你，

洗心革面，

向人民低头认罪。

哭哭啼啼，呼冤叫屈，

无非是想，

制造假象，

蒙混过关。

(藍 天作) 1957.10.11《辽宁日报》

擦 亮 眼 睛

当滿天繁星閃耀的时候，
地面上也会出现暗綠的磷火；
当布谷鳥鳴春的时候，
阴險的梟鳥也会恶毒的咀咒。

当你在播种五谷的时候，
狡猾的稗子也会乘机而生；
当你在培植百花的时候，
毒草也会夺去泥土的养分。

这本来不是奇怪的事情，
可是，人們啊，
要警惕，要擦亮你的眼睛……。

(曲 溪作) 1957.10.21《福建日报》

右 派 臉 譜

——丁一石、左 倫、彭云英反共小集團

丁 一 石

一包漆黑的色素，
混进革命的洪流里。
一个贩毒的私商，
披上了“艺术”的外衣。

戴着遮陽的眼鏡蹲在党的身边，
端着“史坦尼”的招牌，
在青年中鑽來鑽去。
色情、詐騙是这位“大师”的“高尚”
生活，
創作灵感原是“美国之音”的刺激。

捧、貼心、称兄道弟……为了摸你的底；
酒、可可糖、手抓飯……單等上鉤的魚。

“二十多人的小班子”

是他嘔心的“杰作”。

打击支部，企圖在“班主”的交椅上登基。
在康庄大道上，他不分晝夜地挖沟壘墙，
原为了隐蔽自己，更好地向党射击。

大風暴把他剥得沒留一層皮，
烈日之下只見一堆反共的骨灰，
远远地發出腥臭的气味。

左 倫

这个从“骨子里恨党”的蔣家少校，
竟自称是“二十年的老艺人”。
夫妻双双附上了丁一石，
妄想他們的“黄金时代”再借尸还魂。

桌面上摊出了那成堆的反党罪行，
他就把身子縮在椅子內，
又急忙戴上大帽子几十頂，
至于阴謀却“想不出也記不清”。

在众人的指头下面，
他一片唧唧哼哼；
說要燒掉一張旧照片，
表示自己“換骨”的決心。

像毒蛇蛻去一層層枯干的皮，
妄想偷偷逃遁。
任他怎樣狡猾詭辯，
捕蛇者已高高地舉起了長鞭。

彭 云 英

当年为蔣幫效劳，
“荣获”三青团員和官太太的称号，
而今联盟反共，
充当獻策軍師、開路的英豪。

兩片子嘴皮，
能編會造，善于把是非顛倒；
混身的招術，